

列 宁

論 国 家 与 法

下 册

北 京 大 学 法 律 系 編
国 家 与 法 的 理 論 教 研 室

1 9 6 0 年

下 册

第三节 无产阶级民主	427
(一) 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超阶级”的民主	427
(二)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民主百万倍;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 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而不是空谈一般“自由”、“平等”	431
(三) 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 实行民主集中制	478
第四节 驳斥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	498
(一)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潮, 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498
(二) 反对修正主义是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522
(三) 修正主义鼓吹“资本民主化”、资产阶级政府的“超阶级”论, 以掩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534
(四) 修正主义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就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543
(五) 修正主义用一般“民主”“自由”口号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575
(六) 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	

政党的学說.....	590
(七) 社会沙文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帮兇.....	618
(八) 无政府主义主張一天內消灭国家, 否定 无产阶级专政.....	628
第五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和国家机构.....	640
(一) 苏維埃和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国家机关.....	640
(二) 苏維埃是人民羣众在革命斗争中創造的 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	655
(三) 多民族国家形式問題的解决必須服从无 产阶级专政的利益.....	692
(四) 无产阶级军队和警察是真正人民的軍 队和警察.....	707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肃反机关是对付阶级敌人破 坏活动的銳利武器.....	710
(六) 无产阶级法院是对敌专政的有力武器.....	717
(七)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必須認真地改进国 家机关的工作.....	729
第六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是人民羣众自己的事业.....	750
(一) 无产阶级政权强大的根源就在于它是劳动人 民自己的国家.....	750
(二) 人民羣众在革命时期的行动, 就是自觉創造 历史的行动.....	757
(三) 只有无产阶级国家, 才能吸引广大人民参加 国家管理并形成日益广闊的羣众运动; 人民 羣众中有无穷的管理国家的天才.....	765

- (四) 无产階級专政只有依靠人民羣众，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784
- (五) 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正確地对待羣众运动和一切新生事物……………788
- (六) 不管敌人如何譏笑、攻击，无产階級专政国家有权以自己的偉大事业和巨大成就而自豪…801

第七节 无产階級的法…………… 808

- (一) 无产階級革命廢除資产階級的法，建立自己的法……………808
- (二) 无产階級的法是保护人民、对敌专政的手段 808
- (三) 无产階級的法是階級斗争和实际工作經驗的总结……………820
- (四) 法決不应阻碍革命事业的发展 and 羣众的积极性……………823
- (五) 只靠法律是不夠的，还必須有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工作……………833

第五章 国家的消亡…………… 843

- (一) 資产階級国家是用暴力革命消灭的，无产階級国家是自行消亡的……………843
- (二) 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低級阶段，还保留有資产階級法权殘余…849
- (三)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854
- (四) 只有到世界上再沒有剝削可能时，无产階級才会把国家毀掉；提前宣布国家消亡会破坏历史发展的远景……………864

第三节 无产階級民主

(一) 只有階級的民主，沒有“超階級”的民主

……任何一个民主的权利都不是“偶像”，但是也不能忘記任何一个民主的权利都包含有，譬如說，階級的内容。

“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自决权’”（1913年12月11日）

19卷527頁。

彻底发展民主制，找出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檢驗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

.....

人們通常在談論国家問題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們在上面也順便提到的那个錯誤。这就是，老是忘記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制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制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論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許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們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制也就是承認这个原則。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制就是承認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階級对另一个階級、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强力的組織。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25卷439；442頁

……相信一般“民主”万能，不了解它在效用上和必要性上都是受历史限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这种现象在各国保持了几十年、几百年，而在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牢固。大资产者有丰富的阅历，他知道民主共和国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其他任何国家形式一样，不过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大资产者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操纵者和内部的（因此时常是最隐蔽的）发动机有极亲密的关系。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小资产者较难懂得这一真理，他们甚至抱着幻想，以为民主共和国就是“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如此等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远离尖锐的阶级斗争、交易所和“真正的”政治，必然坚持这些偏见；以为只靠宣传就能在短期内根除这些偏见，那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

28卷170頁

若不嘲弄常识和历史，问题就很明显：只要各种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话，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28卷224頁

社会党人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錯誤，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統治階級的更換而更換。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紀各城市中，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如果認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剝削者手里轉到多数被剝削者手里的現象，能夠在旧式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的旧範圍內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轉變，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謬絕倫了。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4日）28卷
441頁

从庸俗的資產階級观点来看，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資產者不懂階級斗争的理論，看慣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資產階級小集团之間的无謂爭執，以为专政就是廢除一切民主自由和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橫行，就是濫用权力以謀专政者个人的利益。我国孟什維克說什么布尔什維克之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尝尝幸福的味道’（“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其实这正是流露出这种庸俗的資產階級观点。

“关于专政問題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31卷309頁

任何民主，就象一般的任何政治的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階級消灭之前，在无階級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要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該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民主分割

开来，是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这样做只是造成混乱而絲毫沒有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請看一看布哈林自己在他起草的12月7日中央全会的決議上对这一术语的解釋吧。在这个決議中，布哈林这样写道：

“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說”——你們看：“这就是說”！布哈林在向羣众說話时，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必須特別加以解釋的深奥的术语。我認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非民主的；写給羣众看的东西，不应当用这种需要特別加以解釋的新术语；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們白費时间来解釋不必要的术语——“这就是說，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慮經濟工作能力、管理工作經驗、組織才能以及經過实际考驗的对劳动羣众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

这种論断显然是牵强附会和不正确的。民主的意义不仅是“进行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不是进行一切选举都要考虑到政治坚定性和經濟工作能力。不管托洛茨基的愿望如何，在拥有百万羣众的組織中，应当有一定百分比的热心的保护人和官吏（在今后許多年內，好的官吏还是要有的）。但我們并不說什么“热心的保护人的”或“官吏的”民主。

第三，只注意被选举者，只注意組織者、管理者等等，是錯誤的。这些优秀人材終究只是少数。应当注意普通人，注意羣众。魯祖塔克的提綱对这一点不仅說得更簡洁，更明了，而且在理論上也更正确（提綱第6条）：

“……必須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

宜的，必須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級所交給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糾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組織上的缺点。”

第四，“生产民主”是一个可能引起誤解的詞。可以从否認專政和一長制的意義上去了解它，也可以从延緩實現或迴避普通民主的意義上去解釋它。这两种解釋都是有害的，要想避免这种解釋，就非加上冗長的和特別的注解不可。

“再論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

(1921年1月25日) 32卷69-70頁

(二) 无产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都民主百万倍；只有通过无产階級專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而不是空談一般“自由”、“平等”

这就是自由派学者的論点，他重复一些陈腐透頂的論据，說什麼經驗和理智清楚地証明人不是平等的，可是社会主义却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这就等于說，請看吧，社会主义是荒謬的，是同經驗和理智相矛盾的等等！

杜岡先生又耍了反动派的老花招：先歪曲社会主义，硬把一些謬論說成是社会主义，然后再胜利地推翻这个謬論！当人們說經驗和理智証明人不是平等的时候，这里的平等是指才能的平等或者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相同。

当然，从这个意義上来講，人不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忘記这一点。不过这种平等和社会主义沒有任何关系。如果杜岡先生根本不会思考，那末無論如何閱讀总是会的，杜岡先生只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的反对杜林的有名著作拿来，就可以在那里讀到关于平等

的專門解釋：在經濟方面，只能把平等理解為消滅階級，其他的理解都是愚蠢的。但是，當教授先生們妄想推翻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真不知道什麼更能使人驚奇：是他們的愚笨呢，是他們的無知呢，還是他們的居心不良。

既然是跟杜岡先生打交道，那就不得不從起碼的道理講起。

社會民主黨人所理解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權利平等，在經濟方面，我們剛才已經說過，是指消滅階級。至於規定人類在力氣和才能（肉體的和精神）上平等，社會主義者連想也沒有想過。

權利平等是要求達到一定年齡的全國公民，只要不是普通的白痴，也不是象自由派教授那樣的白痴，都享有同樣的政治權利。首先提出這種要求的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世界各國的人人都知道的历史經驗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杜岡先生引証“經驗”不是專門為了欺騙工人和學生，為了用“消滅”社會主義來討好有权有勢的有產者的話，他是很容易認識到這一點的。

資產階級在同中世紀的、封建的、農奴制的等級特權作鬥爭的時候，提出了全體公民權利平等的要求。例如，俄國就跟美國、瑞士等國家不同，直到現在，在俄國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在國家參議院或者杜馬的選舉中，在地方管理中，在納稅的義務方面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方面，還都保持着貴族的等級特權。

就是最遲鈍最不懂事的人也能領會到，在體力和智力上，貴族階層的每個人不是平等的，同樣“納稅階層”、“庶民”、“下層”或“無特權的”農民階層的人彼此之間也不是平等的。但是，所有的貴族在他們的權利上都是平等的，而所有的農民在

他們的沒有權利上也都是平等的。

有學問的自由派教授杜岡先生現在總懂得權利平等和體力才能平等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了吧？

我們現在來談一談經濟方面的平等。在美國和其他先進的國家，中世紀的特權是不存在的。全體公民在政治權利上是平等的。但是他們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是不是平等的呢？

——不是的，杜岡先生，不是平等的。有一些人掌握着土地、工廠、資本，依靠工人的無酬勞動生活；——這樣的人只占極少數。另外一些人，也就是廣大的居民，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只有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過活；這些人就是無產者。

美國沒有貴族，而且資產者和無產者享有同樣的政治權利。可是他們在階級地位上不是平等的：有一些人，即資本家階級，他們掌握着生產資料，靠工人的無酬勞動生活；另一些人，即僱傭工人階級、無產者，他們沒有生產資料，全靠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維持生活。

消滅階級——這就是說，使全體公民在同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的關係上處於同等的地位，這就是說，全體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產資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廠等進行勞動的同等的權利。

為了開導開導有學問的自由派教授杜岡先生，象這樣說明一下什麼是社會主義還是必要的，杜岡先生也許加了一把勁，現在懂得了，期望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在力氣和才能上平等是愚蠢的。

簡單說來，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每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

讀者也許會發生這樣的疑問：有學問的自由派教授怎麼會忘記這些任何一個人可以從任何一本說明社會主義觀點的著作中知道的起碼真理呢？回答很簡單：現代教授的個人的特點就是這樣，在他們中間甚至也有象杜岡那樣愚蠢得少見的人。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教授的社會地位就是這樣，能夠擔任這個職務的只有那些肯出賣科學來為資本的利益服務的人，肯說出最荒唐的謬論和最無恥的胡說來反對社會主義者的人。資產階級對教授們的這一切都會原諒的，只要他們肯進行“消滅”社會主義的勾當。

“自由派教授論平等”（1914年3月11日）20卷137—140頁

社會主義導向一切國家的消亡，因而也導向一切民主的消亡，但是社會主義不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實現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資產階級即對少數居民實行鎮壓，同時，它又充分發揚民主，也就是使全體居民羣眾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參與一切國家事務，參加對消滅資本主義的一切複雜問題的处理。

.....

但是除此而外，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又是貧苦羣眾用民主方式組織和進行的反對少數富有者的戰爭。國內戰爭也是戰爭，因此它必不可免地要用暴力代替權利。但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和權利而採用的暴力，卻具有另一種性質：暴力踐踏的是剝削者即資產階級的“權利”，暴力沒有軍隊和“後方”的民主組織是不能實行的。國內戰爭首先要立刻用暴力剝奪銀行、工廠、鐵路和大農莊等等。但是正為了剝奪這一切，必須由人民來選舉官吏，由人民來選舉軍官，使正在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的軍隊

同人民羣众打成一片，在管理、生产和分配食品方面实行充分的民主。国内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夺取銀行和工厂等等，消灭资产階級反抗的任何可能性，消灭它的軍隊。但是，如果在这种战争进程中，不同时在我們軍隊里和我們的“后方”不断地实行和扩大民主，那末，无论从純粹軍事方面或經濟政治方面來說，这个目的都是不能达到的。我們現在向羣众說（而羣众也本能地感到我們說的話是正確的）：“有人在欺騙你們，他們进行战争是为了帝国主义資本主义的利益，并且用偉大的民主口号掩盖它的实質”。“为了真正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你們应当而且一定会用真正民主方式去进行反对资产階級的战争。”“現在的战争是用暴力和財政上的压力把各国人民联合和“融合”成集团的。但是我們在自己的反对资产階級的国内战争中，不是用金錢的力量，不是用棍棒的力量，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自願的协商，用劳动者反对剝削者的共同意志把各国人民联合和融合起来的。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在资产階級看来这是一种欺騙，在我們看来却是一句真話，这句真話将有助于把一切民族迅速地爭取到我們这边来。如果各民族之間沒有真正的民主关系，因而沒有国家分离的自由，那就不可能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劳动羣众去进行反对资产階級的国内战争。

“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1916年8-9月）23卷14，15-16頁

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階級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

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因此，說自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正象說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一样，是十分荒謬、十分糊涂的。

“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济主义’”（1916年8—10月）23卷70頁

但是这种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虛伪和騙人的資本主义民主制，决不象一般自由主义的教授和小資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朝着“日益彻底的民主制”发展的。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須經過无产阶级的专政，决不能走別的道路，因而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夠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鋒队組織成为統治阶级来鎮压压迫者，不能仅仅限于扩大民主制。除了大規模地扩大这种第一次供貧民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剝削者、資本家采取一系列剝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們必須鎮压这些人，必須用强力粉碎他們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鎮压和使用强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已經很好地闡明了这一点，他說：“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絕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剝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鎮压，即不允許他們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资本家已经消灭，阶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谈得上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备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制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役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强力，不需要强制和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的这种特别的强制机关。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会引起抗议、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令人气愤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备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愈完备，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25卷448—449页

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这是真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对于一切代表会议是如此，对于立宪会议也是如此。

比多数选举制更民主的比例选举制，要求采取比较复杂的措施来实现罢免权，也就是说，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但是，任何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和阻挠实行罢免权，以及任何限制罢免权，都是违背民主制，完全抛弃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任务。比例选举制所要求的只是改变罢免权的形式，决不是缩小罢免权。

“罢免权法令草案”（1917年11月19日）26卷314页

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这一形式已经受过考验，它是由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提出来的。

要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实现（更广泛、更普遍和更有计划地实现）这种国家政权，这种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就是：

(1) 联合和组织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而且仅仅联合和组织他们即工人、贫苦农民和半无产者，来自动地排除剥削阶级和各种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2) 联合被压迫阶级中最活动、最积极、最觉悟的部分，即联合这些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应当用事实而不是用理论去教育全体劳动人民自动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4) (3) 废除议会制（立法和行政的分立）；把国家的立

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結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而为一。

(3) (4) 使整个国家政权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同羣众的联系比过去的民主制形式更加密切。

(5) 建立一支最不脱离人民的工农武装力量（苏維埃 = 武装的工人和农民）。組織全民武装是彻底武装全民的最初的步骤之一。

(6) 实行更充分的民主制，减少形式主义，使选举和罢免更簡便易行。

(7) 同各个行业和生产——經濟单位（按工厂、农业地区和手工业地区为单位进行选举）建立密切的（和直接的）联系。这种紧密的联系为实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

(8) （此項全部或部分归入前項）——目前有可能取消官僚机构。沒有这些机构也行，現在應該开始实现这种可能。

(9) 在民主制的问题上，应当把重心从形式上承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轉到使被剝削的劳动居民羣众实际上享有自由（民主）。

(10) 要进一步展展苏維埃的国家組織，就应当使每一个苏維埃成員除参加苏維埃的會議外，都必須担負管理国家的經常工作，然后逐步吸引全体人民参加苏維埃組織的工作（在服从劳动者組織的条件下）并担負管理国家的职务。

完了为成这些任务，要求：

1. 在政治方面：发展苏維埃共和国。